

佛陀聖誕感言

珠 文

歲月太迅速了，時光也太無情了，回憶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景象，恍惚如昨，可是一年一度的光榮而又聖潔之日子——佛陀聖誕，又閃電般出現了，照理，身爲佛教一員的我，應該格外高興和愉快的，可是相反地我却不由自主的惆悵起來。在無限惆悵中，我抱着萬二分慚愧的心情來紀念我佛的豐功偉績，同時，也抱着如鉛似鐵般沉重的情緒來憑弔佛教底餘輝。也許有人說我太多愁善感，或對佛教前途太悲觀了，但事實上，只要您不是這個大時代裡的睡獅，而睜開眼睛來看看，自然會感到今日的佛教除了滿目瘡痍，蕭條不堪的現象之外，已再找不到黃金時代底光芒啊！尤其最近筆者由於求學的關係，與社會接觸的機會較多，因而益覺目前的佛教，除了給少數智慧高超的學者賞識和珍重之外，早已給時代和社會人士遺棄了，雖然，各地仍有很多寺院屹立于市內外，但在人們心目中那只是失意者醫治創傷心靈的療養室，是逃避現實的悲觀主義者的集中營，那裡沒有朝氣，沒有陽光，幽冥消沉的涼地方，目前社會上雖仍有不少的僧尼存在，但人們只把他，她們看作寄跡人間的出世者，消極者，是思想落後的時代渣滓，或是情場，商場，政場失意的可憐蟲。因而歧視、鄙夷、攻擊、破壞、試問，在這樣誤會與曲解佛教的社會裡，佛教還有地位可言嗎？佛徒還能光榮以自傲嗎？沒有，簡直沒有，然而這位又怎能怪責他人呢？事實上，那些寺院的存在，多數是沒有血，沒有肉沒有靈魂的殘骸，佛教的真精神已給那販賣如來的迷信色彩蒙蔽了，而僧尼之行動表現，又是那麼冰冷，消沉，與庸俗，不務正法，睛不務建樹，甚而對外來的罵譏笑侮，毫無反應地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教社會人士怎不曲解佛教呢？

本來佛陀是爲了喚醒衆生的「醉生夢死」，而創立佛教的，可是時至今日，連自己的弟子們不獨不能承繼自己的遺志去救世救人，反而跌進「醉生夢死」的迷鄉，與俗無異，這是多麼可悲而又可恥之事啊？我佛鑒之，寧不益增悲憫？我覺得人的生命是寶貴的，人生的責任是神聖的，我們不應該讓自己的生命陷于痛苦而陰沉的夢鄉中，無聲無息地來到這世界，又無聲無息的離開這世界，更不應該讓自己潔白的生命留下可悲可恥的污蹟，我們應該有佛陀那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有菩薩們那樣「但願衆生得離苦，不爲自我求安樂」的悲願，更要有歌德那種：「我有敢於入世的膽量，人世間一切苦樂，都要一概擔當」的決心，像昇騰在明淨如洗的碧空中的太陽一般剛強，無私，從無私中孕育我們「先佛教之憂而憂，後佛教之樂而樂」的愛情情緒，從剛強中鍛鍊成見義勇爲，「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的愛國熱忱，然後拿出悲天憫人的同情心，浩氣磅礴的正義感，和犧牲自我的大悲救世精神來致力於復國興教的工作，雖然這種工作是艱巨而沉重的，說不定困難重重，甚而招來守舊者的誤會，典解，罵譏笑侮，爛言中傷，但這些都不值得我們介懷，或引以爲恥的。

歲月太迅速了，時光也太無情了，回憶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景象，恍惚如昨，可是一年一度的光榮而又聖潔之日子——佛陀聖誕，又閃電般出現了，照理，身爲佛教一員的我，應該格外高興和愉快的，可是相反地我却不由自主的惆悵起來。在無限惆悵中，我抱着萬二分慚愧的心情來紀念我佛的豐功偉績，同時，也抱着如鉛似鐵般沉重的情緒來憑弔佛教底餘輝。也許有人說我太多愁善感，或對佛教前途太悲觀了，但事實上，只要您不是這個大時代裡的睡獅，而睜開眼睛來看看，自然會感到今日的佛教除了滿目瘡痍，蕭條不堪的現象之外，已再找不到黃金時代底光芒啊！尤其最近筆者由於求學的關係，與社會接觸的機會較多，因而益覺目前的佛教，除了給少數智慧高超的學者賞識和珍重之外，早已給時代和社會人士遺棄了，雖然，各地仍有很多寺院屹立于市內外，但在人們心目中那只是失意者醫治創傷心靈的療養室，是逃避現實的悲觀主義者的集中營，那裡沒有朝氣，沒有陽光，幽冥消沉的涼地方，目前社會上雖仍有不少的僧尼存在，但人們只把他，她們看作寄跡人間的出世者，消極者，是思想落後的時代渣滓，或是情場，商場，政場失意的可憐蟲。因而歧視、鄙夷、攻擊、破壞、試問，在這樣誤會與曲解佛教的社會裡，佛教還有地位可言嗎？佛徒還能光榮以自傲嗎？沒有，簡直沒有，然而這位又怎能怪責他人呢？事實上，那些寺院的存在，多數是沒有血，沒有肉沒有靈魂的殘骸，佛教的真精神已給那販賣如來的迷信色彩蒙蔽了，而僧尼之行動表現，又是那麼冰冷，消沉，與庸俗，不務正法，睛不務建樹，甚而對外來的罵譏笑侮，毫無反應地過着醉生夢死的生活，教社會人士怎不曲解佛教呢？

，而真正可悲可恥的就是我們不能負起復國興教的責任。所以今日，我們面對着這偉大而聖潔的日子，所要做的事情，並不是怎樣去籌備慶祝聖誕問題，而是應該怎樣去鍛鍊僧伽之品德，提高僧的地位，怎樣去展開復國興教的工作，怎樣去解除社會人士對佛教的誤會，曲解，怎樣去洗刷人們無辜給予僧尼的歧視與恥辱。

孔子說：「知恥近乎勇」親愛的佛教同仁們，除非我們不知恥，除非我們推倒復國興教的責任與使命，否則，這是時候了，我虔誠地希望，盼禱所有的佛教同仁繼慶祝佛誕之後，馬上團結起來。共同負起我們的責任，展開我們的工作！

特別是在這凌亂而不幸的世紀中，佛教徒的責任，是怎樣去宣傳佛陀慈悲博愛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和怎樣去領導時代跑進真正的理想的民主政策之區域，以建築人類永久和平的樂園。因爲，在這兩大民主集團敵對的今日，人民所需要的，不是基於自由而忽視平等或是基於平等而控制自由的民主政策，事實告訴我們，前者會形成貧富極端懸殊的社會現象，而後者却會流於極權專制的暴政，我們所需要的的是基於慈悲博愛，既自由，復平等的民主制度，然慈悲博愛，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他教雖兼而有之，但其至博至極者莫過于佛教。故我們佛徒誠應急起運用佛陀慈悲博愛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來號召人民，以消滅暴政，打倒極權，另一方面運用佛陀慈悲博愛的宗旨去糾正西方民主之自私，冷酷，及運用佛陀自由而平等的思想去促進西方民主之不均平，使人類理想中公正的正義的博愛的，自由且平等的民主政策早日實現。

至於佛陀的自由平等慈悲博愛的民主思想，究竟高超到怎樣程度？既非一言半語所能形容，而佛教的先進者們亦早有偉論鴻文去闡明，就筆者個人來說，關於這類文章也會寫過幾篇，現在，我不想舊調重彈，也不想再用甚麼理論來表揚或證明佛陀的偉大，因爲佛陀的偉大，實在非我這枝禿筆所能形容其萬一的。現在，我唯一的希望，是當我們紀念佛陀時，應該體念到佛陀昔日爲了推翻當時印度的苛政，和打倒掌權者的殘暴無道而犧牲自己的尊榮享受去追求真理，去創立佛教，去倡導不流血的革命，去建設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之苦心，和悲願，以及那種「世界無窮，衆生無盡，故我救世救人之悲願亦無窮無盡」之遺志，而去實踐佛陀的遺教，繼承佛陀之悲願，去發揚光大佛陀犧牲自己，捨己救人的精神，使佛陀慈悲博愛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繚繞彌漫於宇宙間，讓成無盡量之熱流，令整個世界，每個民族，每個角落的人民，都呼吸引到這股熱流，以致他們的血液裡都暢溢着博愛的潛流，他們的思想都傾向于自由平等的民主政策，繼而，復國興教之責任，就可指日而完成了！

親愛的佛教同仁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滋基，不如待時」，現在「復國興教」的時勢已經來臨了，我們應該好好地利用它，把握它，以完成我們的責任呀！